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禁室女守志殉死文

自古無室女未嫁而夫死守志之禮即列代典制所以褒揚婦節者亦並無室女未嫁而守志被旌之例則直是先聖之禮後王之制兩所不許者況六經二十一史諸子百氏及名人文集可為學士大夫所稱道者亦並

無此等祇樂府有貞女引琴曲有處女吟前此作樂錄
與古今註者皆云魯室女作然亦並無守志事且亦小
說家言不足據又且貞女即貞婦如鮑妻稱鮑女宗
者是此既違禮又畔制又為主持名教端風勵俗者所
不道且又循蜚以來下至宋元百千萬年所不必有之
人之事而不謂近世好異比肩接踵且愈出愈奇而未
有已也少與蔡子伯遊見其族姑有未嫁夫死而守于
室者年已五十矣未能旌也祇句學士大夫以詩文旌

之而世多未應惟子伯重族誼兼念姑祖龍池公以名
進士為推官有聲而姑之夫則父與伯叔父皆狀元進
士或殉死或守義如所稱余忠文先生兄弟者以故子
伯強作詩而予亦依回從之以致後之索詩文者遂不
能絕然未能破旌例也既而諸暨孟氏以先世孟女屬
傳謂女名蘊在洪武初為同邑蔣文旭所聘文旭年十
七為監察御史請歸親迎值陳時政十二事中有暱戚
殺平民一條忤旨賜死女哭告父謂文旭既親迎有吉

日禮應往弔不許又謂文旭死其父母無子請往事舅姑又不許乃矚柩過門躍出隨之俟舅姑亡後仍歸室築一樓以居名柏樓比柏舟也時請旌不得歷洪武永樂洪熙至宣德六年而始旌之雖已破典例而仍不為例予念文旭賢死事可感縱傍人猶憐之以通名之婦而與之齊一亦復何過又且請命歸娶事聞朝廷告母往弔早有吉日因為之作傳即後入史館作明史列女傳亦力持其說即以此傳入史傳中曰雖非禮已有例

矣當是時予論列侃侃內省無媿顧嘗自忖曰表章太過得毋有效尤而起竟破其例為論列罪者乃未幾而果有仁和計二姑事二姑許同里陳桓為妻桓以貧從軍于康熙甲寅隨總制姚公征閩海而身沒于陣姑過桓家親為操作且絡絲糊錫日取傭值以養桓二親逮老死杭府縣屬遂有據孟女柏樓明史立傳已事請特創旌例以擴典制即當事亦以此上之雖

廷議破例而終不為例然亦岌岌矣今康熙辛卯予年

迫九十臥病城東草堂客有以六安潘女事屬表章者
其傳云夏舉人諱聲與潘貢生諱瀚者為婚姻夏子死
潘女請隨母往弔不許暨母歸而女已投繯死矣大驚
曰今室女守志又復有死焉者乎古有殉難無殉死者
況夫婦無殉死事不惟室女不殉即已嫁守志亦何必
殉此惟女遇不幸有奪其志者不得已偶一死之韓憑
妻是也樂錄宋康王好色築臺于青陵而奪憑妻妻投
死臺下此惟奪志有然然此即殉難非殉死也然且有

殉難而仍不死者周郁妻截鼻不死魏溥妻割耳不死
王凝妻斷臂不死清河崔氏截髮不死以至曹文叔妻
刈耳復割鼻梁之高行婦截鼻復斃面而皆不死即共
伯之妻明云父母不諒將之死然仍不死也故父母不
殉死親死亦死謂之滅性又謂之以死傷生名曰不予
不予者不孝也惟君亦然三良而殉死即斥為不忠與
婦寺等夫倫類之尊莫如君親忠愛之切亦莫如君親
向使君親當殉則人孰無君孰無父母一君二親將見

薄海之內民無子遺縱有三身亦掄不及夫婦矣況夫婦則斷斷不可死者夫婦不言情故曰夫婦有別又曰關雎好逑鷺鳥離立惟小說家言情則然後有暱情身死之事如謁漿乞飯裂塚返魂諸事生而死死而又生此則離經悖道盡壞風俗大非士君子所宜言也生平寡學識予族弟會侯以祥符知縣還里與予同年同館友方君渭仁結子女之好已嫁娶矣忽子死而女為殉之投繯不死墮樓不死而絕食而死予無狀有文傳之

既而新安吳戴皆名族子女吳死而戴即吞金以殉且祠于墓間名吞金祠此全類小說家事顧謁予為誌銘予曲為之說且多方解譬以明其義而實則不可為訓徒強詞以奪正理骭壞名教雖曰已嫁而殉說猶可原然亦無故覓死仍亦循蜚以還所未有事況室女殉死公然作俑此尤急宜救正者乃其傳又云太守州牧議以女棺歸夏氏與其子合葬則更非禮之甚顯然與先王之禮孔子之言大相刺謬不惟破例抑且蔑禮不得不

大聲疾呼者矣不讀曾子問乎曾子問婚禮而孔子答之其言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此何說也蓋婚禮頗重一禮未備即謂之奔謂之野合故自行媒納采納徵問名卜吉請期而後有三告廟禮一曰告迎告親迎也一曰告至謂婦車至又告也一曰謁廟則主人主婦帥新婦而謁之于廟即朝廟也有兩見舅姑禮其有舅姑在堂者則名曰婦見謂婦至之日舅迎于門謂之主人姑迎于堂謂之主婦但交

拜行賓主禮而次日質明則婦以特豚之鼎棗栗修脯之筐拜舅姑于堂而舅姑受之夫然後醴婦饗婦而婦禮成焉脫不幸而舅姑偕亡則于是行廟見禮俟成婚三月新婦始菜盂素服扱地而見之于廟謂之廟見雖向謁廟時舅姑二主亦儼然在廟然是謁廟非見舅姑也惟此一見後夫然後擇日專祭禰廟而婦于以成故曰廟見始成婦乃或已婚三月不廟見而不幸女死則孔子又曰不遷于廟謂棺不殯廟不祔于皇姑謂不令

立主而祔之祖姑之傍反葬于女氏之黨謂其棺反歸女家循其黨類而葬之何則示未成婦也謂非其家之新婦也夫奔與野合固不成婦若禮儀未備比之奔與野合者明有間矣況祇未廟見其在前此諸禮亦何一不備雖主人主婦不在亦必有世父伯母為之主者諒從前致辭從後致命必不少缺又況同牢合巹請祗薦趾已越三月徒以廟見一節有乖大義遂曰不成婦直使棺不殯廟主不祔祭生非其親死非其鬼其禮之嚴

毅而剛斷如此今以平白不相干之人生不見形死不
覩面上無主婚之尊長下無請祔之僕婢既不婦見又
不廟見不特非取婦并非來婦則亦何道而可使歸棺
合葬聯楸柩通窀穸冬夜夏日至于如此此明明與孔
子所言一水一火一朱一墨一東一西的的相反如此
而可為將見亂臣賊子邪說暴行凡可以反先王悖先
聖者將無不為之禮教從此掃地矣故合葬非古但自
周公創始而其禮倍嚴他倫皆無此而惟夫婦有之一

男一女合并匪易原有較婦行得失作分合者春秋葬
哀姜齊桓以其尸歸齊而僖請歸魯一離一合是非判
然故禮當合葬雖生不得合而死必合之周大夫之妻
無過而為夫所棄既已異居然而妻必請合葬所云穀
異室而死同穴者苟不當合則雖同寢處而亦無合理
郤陽李兒其兄為其夫所殺雖不復讎而共衾不忍因
自經而請不合葬是以歸尸及棺必有着落荀爽之女
至臨死而以粉書壁曰尸歸陰氏即韓憑之妻倉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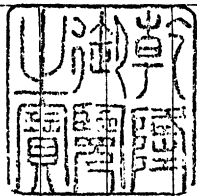
赴難亦且預書裙帶曰願以尸賜憑此等大事原非可
以杜撰作臆計者又且傳女事者重為曲護更有隱就
禮文以謬合其義如云禮取女有吉日而女之夫死女
斬衰而弔又曰婦人不二斬既謂之夫而為之服斬固
不二斬矣可二夫乎予初不記有是禮而既而記之此
即曾子問不廟見不成婦之次一章也曾子問曰取女
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
之夫死亦然據此則是取女有吉日與室女在室不經

請期者仍然不同且並無斬衰往弔之文惟禮註有之
即禮註亦祇云弔服以斬非謂服三年斬也乃接云婦
人不二斬為之服斬則直服斬服終三年喪矣是不特
與禮註未有三年之恩故不服斬語不合且明明與禮
文既葬而除之一語正復相反是改禮文也改禮文不
可也又且婦不二斬出自儀禮子夏傳傳曰婦不二斬
不二尊也女在家從父則祇尊父故室女為父斬三年
及既嫁從夫則尊夫矣為夫斬而父且降期是不二斬

謂不二斬服指夫與父言而乃以父為夫以不二斬服為不服兩夫是既改曾子問又改子夏傳聖經有幾堪此數改又况曾子所問尤宜審慎前文已有合吉日而壻父母死之間在女家已遣弔過矣然而既請吉日則必為致辭故壻當已葬必乞伯父致辭女家使女家許諾而弗敢嫁禮也此壻致命女家也及壻既除服則女之父母必使人請壻勿娶而后嫁之禮也此女致命壻家也是男女將婚已經擇吉徒以親喪間隔之故致男

辭勿嫁女辭勿娶而為之註者且曰女可改嫁男可改
娶此雖註之誤然亦見室女未配則其易離而難合遂
致如此今陰竄禮文竊改禮註拗曲揉直以伸其說不
過謂近代無學經宋元訖今毀經蔑禮之後必無有明
指典籍直言其非者予乃舉一淺近禮文盡人當知者
一指示之三禮有周禮雖未必如宋人劇尊為周公之
禮然與禮記儀禮同出戰國實周朝禮也周禮媒氏掌
男女之判不云禁遷葬及嫁殤乎舊註云男女未婚者

有男死而女求歸之謂之嫁殤若男女偕亡而合兩棺而葬之謂之遷葬是堂堂典禮條例灼然今室女求歸與死而合葬兩禁俱犯既骫名教復蔑典禮且又犯三代先王所製禁例是歷求之而無一可者予之言此將以扶已骫之教植已蔑之禮稍留此三代偶存之律例于以救秦火未焚私竄私改之載籍并保全自今以後千秋萬世愚夫愚婦之生命世有識者當共鑒之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五

六五

詳校官編修_臣曹城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待詔_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_臣靳為澍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賦

西河賦羊眠渺靡一往多麗當使素
叔見之而悔作蔡邕因之以輟翰
舊評曰景與宋並為賦宗賈誼與相如並為賦聖則
知小招不專奇子虛不專麗矣况賦體原分楚漢魏
晉六朝為三載惟唐宋無賦耳西河以六
朝新體為楚漢妙裁真是關門鑿山之技
蔡大敬曰西河賦大約度取江淹而江
無其形似思規庾信而庾遜其宕曳

沈康臣曰賦為六義之一故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西河長律其體物瀏亮已合齊梁初唐諸家有之宜其賦之獨絕也

又曰變纂組為流易此賦亡于唐宋也然明復漢魏而靡悶甚矣若西河諸賦高不結澁卑不疎鄙響如憂王思能入雲可謂上超潘陸下掩庾鮑

江柳賦

桓大司馬自江陵北行見向時所種柳垂條氍氍攀枝援條涕如淦矣至若柳既如此人何以堪自傷搖落棲遲漢南況乎毛甡渡江行當暮春楊柳依依遠覆江津

拂乎綠波揚乎青蘋淒迷兮朝烟之蔽遠天縹緲兮輕
雲之過渚其宛衍江岸嫋嫋而難定一如翠幃之牽風
兮濛濛兮恍春山之含雨春山覆兮水陰生水波動兮
陰未成吹萬條之如拽宛千縷之自縈又況三月楊花
春江柳絮飄颻浦口低徊江路流水鋪茵平橋積素穩
穩不落宛轉徐度停游子之車拂行人之袂暖烟微分
輕風乍起踟躕偃仰思不能已則或鬱鬱園中青青客
舍江北江南別離相藉乃流連于江津兮覆垂垂之碧

葉沾飛絮于前襟兮綰長條于輕櫺曾不知隋堤之有
千里兮乃痛江亭之一別

二

若夫三條陌上萬里橋西乍牽玉勒遂綰金羈綠楊
婀娜行人淒迷斜陽出樹晚風吹枝樹無雨而欲滴枝因
風而漸低則有翠烟如絲碧枝如縷蓬蓬茸茸千條萬
緒江皋有人悵乎延佇楊花飛其茫茫兮儼春江之飛
雪聽哀歌之嘹唳兮渺欲和而紆結楊花不因風飛來

沾帆子春風但吹鐵鹿行知下江陵幾千里和曰楊花
可憐花但沾帆子飛莫教中道落飄飄在江涯于是客
子聞之汨若流涕有如楊花點點墮地因徘徊乎江邊
復留憩乎柳內攬青絲之長垂翳碧葉以自蔽何況武
昌門前永豐坊底彷彿當年依然踈地悵官路之逶迤
睇塞垣而難至折之于青門攀之于渭城望江南兮思
如結懷故園兮心自驚誰不躑躅金堤徘徊朱轡帶緩
垂絛淚開啼眼笛裏飄颻曲中宛轉千里懷人三年望

遠

蔣大鴻曰綿渺渺魂
援神潔讀之百端交集

涪漚賦

夫何毛甡經行瀨上游滯江表羈行人之舊館入將軍
之幕府亦有去國才人思歸王子咸集臺端同棲幕裏
望朝雨之盈泚見涪漚之初起若乃前形既剖繼點復
圓乍興乍滅旋來無端心幾懸而不斷眼隨啼而自穿
至若萍根未反蓮葉如溜駢旋炳耀圜轉輻輳散疊跡

而匪重躍前軌而恐後注成東海之濡滴若泰山之雷
恍有佳人于焉止覲熨冰穀之未平碾晶丸而欲就若
乃鏡規屢碎璧沉有瑕文魚吐沫繡蛤紫渦既浮浮其
相值乃漂漂而漸賒帝女賣漿之權江妃弄珠之槎手
拈滋而成泡口吹淳而為花匪去留之足審何存亡之
有加左貴嬪涪涇賦云亡不
消長存不久寄故云

木芙蓉賦

湖西節鎮幕府之庭有木芙蓉倚乎東楹根株盛長枝

葉縹碧鮮葩皆敷殷泣欲滴當茲涼秋佳月白日爽
清都歲筵標致繁會宛若美人搖搖天際歛眉揚蛾流
影揄袂飄乎多思靜若有待座客抽觴與之相對于是
翠竹羣扶丹蕉互倚當晚霞之明墻恍叢條之臨水藥
帶露以生妍花薄寒而增斐使君顧之翩然以喜遂屬
毛甡為之賦

乃若習氏池頭蜀王宅裏玄霜霏霏寒飈間起江上彫
百花之館臨川撒茱萸之幕有紛然其旖旎翩焉而淅

嫋儼芳華之既施值清英之初萼乍臨風而有懷雖經
秋而未落則有王儉相依謝客自好淥水能浮初日相
炤美人木末之搴才子涉江之採步南皮之通川劈西
峰于天外況乎近在署中值之幕裏揜手能攀迎職而
起供座客之賞得主人之顧維時爛若披霞微有墜露
當百卉具腓之時九櫨將凋之候乃獨望亭亭而欲前
炫輝輝其恐後攬修姱于盈庭揚娥媼于清晝調頰粉
之輕綿剪緋紗以為袖目顧影而自憐眉礪目而微顰

東家登牆之前西子倚牀之後豈非托根得所藐焉眇
昧遂其婀娜勿怨遲邁薄涼飈兮傷素情敷暉暉兮揚
修榮抱秋蒂兮得所生時有座客雅不善賦乃為詩曰
木荷本脆質生在秋水邊涼風採蓮後花葉何翩韞何
當近中庭與之揚令妍

彈箏賦

淮南桂樹之瑤堂城北椒花之麗館有朔客修髯彈箏
哀吟毛姓客游聞而淚滋次日流飲于枚生之里徘徊

於曲江之園將軍梁姓者遣歌僮八人翦髮塗眉撫箏
而歌簫笛琵琶越琴燕筑相和以起游魂懽恍于今五
祀歎之王君游于賢王每留行間雅入戎幕量郭氏之
珍珠買荆南之佳娣有青琴絳樹之能史嬀盧姬之技
形體便婉光景妙麗時年正當修短中態眉綫欲揚波
渺善睐被輕桂之淺碧兮曳修裳之薄紅揚蕙花以作
色兮翦杏葉而為縫綴街釵之玉蜨兮懸墜珥之金蟲
掩薌澤之微聞兮點唇膏而自融儼朝雲之徐度兮宛

晚色之方籠紫燕尾于領巾兮看垂髻之有雙厭深房
之曲闔兮辭連鎖之高窓欲渡江而栽櫓兮乃牽絲而
作繩捐佩環於澧浦兮拾裙帶於江陵藉周游之餘日
兮于真州吾以逢於是暄日良和柔景樂易飛花度城
隄柳垂地江轉雲容澤有蘭氣譬趙李之經過喜嫵娃
之粹至於是拂面彈綿飾髮用漑倪衣易裝小立徐待
乃出繪華琢藻之芳桐合以垂文錯象之彩木被諸園
絲越繭之輶纏集之倭指輸斤之刻斲架以雕金鏤漆

之鈿杖解以繡鸞刺鳳之錦帔爾乃柱澁將膠絃燥欲
脆舉袂怯拂促柱微置甫躊躇而却立旋倚徙而還視
於是皓腕呈釧纖指蒙甲翠衿暗理錦帶重押音欲就
兮絃屢調曲未將兮思先接若散憂兮閒搗但空彈兮
虛捻若乃秦聲趙曲之妍楚豔吳歎之妙啼鳥叩閣之
聲別鶴商陵之嘯採蓮葉於將田詠竹竿之垂釣園中
蛺蝶能飛塞上哀鴻欲叫甫蘆有窮士之吟羗笛換明
君之調無不哀氣含商清音流徵怨入霜脾聲繁皓齒

裁欲進而復留甫將行而乍止右甲鋌鋌自摧左指條
條不倚曲以挫而難連音以悲而善徒聽哀歌之久絕
兮彈正繁而未已歌已絕而徐續兮又相和而好理歌
有絕而彈終不絕兮視條條之五指至若新聲變節中
弄改度或棄為他或尋于故盈縮殊施長短同趣嬌
自憐詬詬猶訢七始還生六音交屬急擊危扣追赴遂
作言語叱咤意氣疎索初似忼愾一何壯怒既而愴恍
又似遲暮減素女之哀感秦將之遇無射婉其律太簇

節其數心抽歷亂之絲情繞參差之柱諒兩象之難均
孰六龍之可為御爾乃擗絃之指如削出歌之屑若勻
絃隨指而聲妙曲通屑而氣親理釧聲而停腕為衣繚
而却身逢可憐之佳節發雅奏于上春廊有虛飄之瓦
梁無不落之塵詎要復之難昧亦嘽嘽之有神況乎家
本秦川生同趙里人比金珠顏如花綺因遭亂離自傷
流滯視此迢遙有同捐棄效張女之哀彈兮顧荊王而
喟氣任操縵之成文兮潛撫心而隕涕遂有惜別慶卿

孤居顏叔愛弟稷苗累臣修竹戴南冠而晝吟倚秦庭
之夜哭何況趙王山木之歌王粲登樓之賦愁望鄉之
有臺欲思歸而無路但使寫入新聲傳之哀嘆俯矚秦
吳仰視河漢薛君聽之雙淚流中山聞之寸心亂無論
玄圃有得箏之詞臺城出贈彈之句逢梁簡之妖姬識
陶融之佳婦亦惜悽而增歎且盤桓而不能去

張南士曰既妙抒寫復工形似附物宛轉緣情綺靡
真驚才絕艷之作也簡文以下尚遜其妙麗況近代
耶又曰節節新變每
逐境由繹唯恐其已

任屏臣曰次梗遺還赤水稠
濁必如此裁是妙絕組繪

鳴鷄賦

秋中臨穎夜半荒旅街無漏下之銅巷絕統如之鼓嚴
霜已棲墻明月又入戶吟蟲嘶唳秣馬齟齬悵清秋之
閨寂兮悄遙夜之無聲悲征行之孔邁兮夢還歸而未
成何雄雞之膈膊兮將以踐乎司更忽延頸而引吭兮
旋促距以奮膺遽竦身而拍肋兮振中宵之一鳴涼風
於以下襲兮繁星因而西傾動羈人之不寐兮意徬徨

而自醒至若初鳴喔咿庶類將舉踣起墻間聲紫樹裏
發函關之羈客警司州之主簿傳餐刷騎悼嘆燈下其
或膠膠角角撫翮再唱銀河低瀉珠斗偃仰霜華轉濃
啟明未上逐行隊以驅馳猶夢魂之懍懍乃涉荒程之
多路兮聆遠峙之三號傍衰蘆之囁喑兮間寒螿而呌
嚶恍草間之遙和兮類車下之相談但前途能戒旦兮
孰羨夫深江之伺潮爾乃嚶嚶嚶因風長追啁啁啁
晰落月未幾沙際蟄發林間宿飛路凝光以晻靄人辨

色而熹微烟起則遙山復冥霧平而灌木皆低盼紅輪
之將作兮看丹霞之漸霏閉金閨之綠扇兮掩山寺之
朱扉蒼蠅既不可同夢兮黃鵠又不可與栖徒聽鳴鷄
以夙發兮將躑躅其焉之

黃洲橋落日賦

何長橋之蜿蜒兮跨濫漭之黃洲觀洲前之落日兮徐
淫演乎中流曠山河之浩渺兮間雲樹之綢繆悵游子
之登臨兮魂黯黯而自愁若乃木末紅生檣邊炤起影

亂波間光流水裏綠霞能橫明雲善徙水射日而生花
日浮波而散綺儼赤壁之沉江宛丹輪之渡水目流眄
以遷延意徬徨而徙倚至若山銜判規沙隱窮轍墟里
烟生波間影滅行旌乍收長帆半摺烏鳥飛還牛羊下
括車路蕭條村語幽咽故國三年佳人一別目斷荒洲
心焉欲絕

毛馳黃評曰募畫刻緻固不必言只宛宛
數語使游子三復黯然生愁千古絕調

丁飛濤曰宋生悲士江郎
恨人當此踟躕寧無於抑

解賦

梁孝王游於忘憂之館進抽詞之士飲以美酒授以札
牘於是鄒陽枚乘羊勝公孫詭路喬如之徒各有所賦
獨韓安國賦幾不成鄒陽代為之陽與安國揚解竝罰
於是羊勝進前謂鄒陽止罰乃得飲中其所喜不如勿
飲且為賦解成即受酒不能即退於是鄒陽左手執解
右手操管口諷手追而為之賦其辭曰

一升曰爵三升曰解三爵之來亦以云賜獻者用爵酬

者用觚酬倍于獻豈為辜乎若夫器有大小量有多寡或角或壺或散或甌或罍或樽而藏或暢而吐合體名朋跂足成釜犧用背載象乃鼻取鑿泰岱之雲法雷霆之鼓賢王秉瓚以臨小臣戴觴而舞斗雖大而能容觥其觥而不舉自非鉶之罄矣孰云壘之敢自許且臣聞之語曰雞勺不如鴟夷便便之畜不如滑稽口銛銛而不秘腹轉欵其能移堯舜之千鍾鮮溢莊生之五石皆宜飲之百榼亦不醉賜之卮酒安足辭臣竊以為王之愛之

者是必別取金罍再揮玉斚女將捧而薌來妓共啣而
津落鄭室之鐘已鳴齊臺之火繼作衣多暗解之襟冠
無不絕之索浮之大白則不怡出之童殺即不樂詎有
趙酒本厚反受肆伐鄴陽能文重被戮沒無九醞之尊
有三升之罰杜簣為之色變公乘因而怒發且夫飲酒
者齊聖之稱也醉酒飽德者有君子之行也能飲者
飲之不能飲者已之謂之醞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沉
與酒君子不取焉是王將并安國之酒盡賞之臣而又

何斯觴之足言王曰善與之安國之酒鄒陽遂不退

秋菊賦

予于秋節重當遠行蔡子大敬作秋菊賦贈予其辭哀
焉越一年又遇斯節紫河之後愴而和之

於是季秋九月白露如泚朝馳朗陵之臯夕泛潢河之
水休于林垆稅而有待顧見墻下女花紛斐低枝圓靨
粲隋都有或寫莊金或佩素玖華黃蘊碧綠葉縹蒂煌
煌曄曄郁郁沉沉熒明晻藹綿蔓猗靡望之欲親就之

可採斯草之奇逾節不改涼芳寒茂于斯為久乃憶故
縣城南之子滄浪垂釣之友與久離而慙合復攬策而
把袂送我涉江之辰為我道出之時遙睹治藩散被廣
畝爰摘為贈對之不喜爾乃作賦好語灑灑藉以慰我
亦用自視藏之于篋中于今一年矣若乃涼颼吹林園
英蕭條沃葉將脫芳卉就凋物含商以作響氣行金而
易銷則或澤楊遡風臯蘭墜露青蓬既結薌萼垂秀九
日候時之花百歲延年之樹質英英兮麗華體便便兮

修姱披曲室之纖阿綴連岡之廣步既遙裔乎水邊亦
聳生乎籬下於是陰威耀靈晚景暢遂清芬鬱紆佳色
微綴貫玉繩之明星撒金錢于在地碾輾輾之雕輪琢
鱗鱗之編貝把瑟瓊而團生墜珠璫而巧備布雲葉之
葳蕤映晨光之瑣細其在詵詵仙徒奕奕高士借染為
衣餐英作食酖之酒中揚于頌外人皆先榮我獨後出
任幽玄之通神曾顧領而不為意若夫游子天涯羈人
道路綠髮已稀朱顏非故悵鷓鴣之不來盼荆姬而勿

顧雖復和惠休之吟續潘尼之賦能勿遙怨陽春近傷
遲暮者也

徐徽之評曰入手參錯帶詠帶叙音旨悠然自
後有散寫有實做有推合有比擬曲盡賦情

白石榴花賦

為二傳夫人姑婦作也邑文學蔡一
萼與子士翹俱早死二夫人為守節

太山之旁魯女有獨榮之木焉洞庭之濱湘君有編璘
之竹焉若夫城南蔡氏之婦橫山傳室之子杜預曰女
子在室父

天故姑婦並孀不雙而處年少執節矜軻為久既寡衣

嗑終鮮親嗣比次室之廢並任咸之婦其庭有石榴素質縞衣翩然而茂相對感發若有知解雖經易居仍灌左右有猶子仲光修名秉志獨居之賢者也為詩嘆曰婦姑存至性草木類人情輯曰孀居不記歲曾見幾枯榮時聞之者莫不仰視石榴俯隕涕淚其友毛甦淚下如泗況夫石榴者本王母白雲之根為漢使銀河之載同筠醬而來歸異蒲萄之可採固蜀都之饒竒製兮亦塗林之有變彩將移綳的于東園兮發青房于西海雖

夏侯所不得賦兮孰傳玄之能解若夫春陽初謝之時
暄風乍來之際嗟青幡之轉天笑紅英之墮地林鵲無
改調之思山蜩有高吟之意陌上之桑自求墓門之梅
如棄逢大夫而麾之惜使君之多事于是綠蔑已拆碧
葉方吐翠茸成幃縹緲如乳條柯漸苞敷蕊衆彩冰綃
細疊霧縠漫裹緬霜姿之皎皎兮美玉質之瑳瑳垂皓
帶之蜨蜨兮披練裳之婀娜分銀勝于釵梁兮散珠翹
于髻朶經烈日而罔顧兮轉輕霞而未可莫嫌六月之

懷冰兮空道雙鬟之如火至若大麥小麥婦姑未收采
采采官夫壻焉求責嬪以鬱金為頌令嫺惟董橘之羞
莫不心感芳華意傷泥葉中藏蔚英外鄙耀熠韓朋之木
未連焦仲之蒲可接吟松同林下之姝采苦過山中之
妾獻武陵而六實皆虛薦趙郡而百子未合何況種當
櫺檻開近鞦韆弱幹窈窕叢叢條蔓莖花邊得路葉隙窺
檐一榮一落十年五年澤銷絳莞塵紫翠鈿淚盡暑雨
思為朝烟蕙帳未啟苴繩暗牽釘無粉絮朽有衣綿齊

紉本素秦珠不妍睹龍從之佳木兮實有似乎貞賢渺
物類之相感兮每攀條而泣然上枝既不能汚兮下枝
復不可攀匪匹蜨之所近兮何孤鷦之足親思白榆之
宛在地兮痛黃姑之上天徒望秋之有實兮心已碎乎
珠盤信予情其芬且潔兮吾見斯花之可憐

秦淮吹笛賦

吳興祕書君嘗與西河毛甡宿采山之堂西河度曲吳
興吹笛及為內史撰制東閣典文江左西河過之仍邀

一弄既而嘆曰吾不為斯有年矣昔者王郎于秦淮舟上望見桓伊不相識好使人邀曰聞君善笛試一弄可乎伊時貴顯便作三弄至今斯地名為邀笛今者祕書亦蹈斯蹟其所弄處正在于此西河于是重為感嘆夫祕書君者有梁園賦柳之才入謝生吟藥之館其出也賜以仁壽殿前之金鑑加之璿璣臺畔之玉尺挾持炯炤妙得裁量至若東陽舊文久行建業永明新體已號吳興開江左之風變城中之製白下諸賢並稱座主烏

衣子弟半屬門生況江左人文之區也拔椅梓于鄧林
而工輸為之顧選驂騑于渥洼而孫陽騁其辯數錢新
市販綵萬端維舟合浦載珠徑寸宜乎鄭君起五倫之
敬袁氏植四世之德若夫毛甦久當曳尾無假山楹來
因避風豈思鐘鼓徒以襄陽耦耕龍門同硯鄭司農之
佳客平津侯之故人藜床獨卧久別子魚勾卒將車終
逢嚴助遂乃追隨于秦淮之上流連于邀笛之步風流
未忘感嘆斯作至若三秋佳日九月新寒桑枝初落桃

葉將殘秋胡既去王郎未還帝主埋金之漬君侯開府
之山索東廂之長笛過西州而夜闌爾乃清商徐激三
奏成弄白蘋風來黃菊露重停鄂渚之舡引秦庭之鳳
紅桃出兮哀嘆興赤玉號兮怨聲送何人樓上生愁少
婦城南有夢縱復變童在左妖姬在右秋風斃社之魚
夜月宜城之酒南隣北里之彈千金萬年之壽怨東牆
之窺遲喜中筵之佇久駕文魚于青草之湖望栖鴉于
白門之柳亦且聆宛轉而向子移情按淒清而潘生搖

首況乎樓當結綺門對秦淮紅欄夜敞朱屏晚開龍鱗
作瓦雁齒為階益母並種宜男獨栽幃明螺之榻塗紫
貝之灰虹有美人之色石如新婦之排海燕棲梁不定
河鼓當窓自迴乃楚竹微吟吳床高據雖非王子之舟
正是桓生之步步拭華琯于西秦盼柯亭于東渡自當淮
水波興方山石裂一響悲來再聽恨絕況夫甞者本墮
泥中枉來幕裏惜燕河之遠別過而生哀類楚老之相
逢因之下淚又且身非孝章長為不樂時無季重多有

愁思題翟門而貴賤殊情畏謝公之出處異致是故中
山王有聽樂之悲孟嘗君無聞琴之喜爾乃逢督郵于
平陽值伯通于吳市憶故事于當年眇言情之甚旨居
然濠上之風流彷彿洛中之倚徙豈知聞歌輒喚仍來
譙邑桓郎登山而哭有似瑯琊王子

顧茂倫評曰庾子山按
調尋節展轉入變之作

何伯興曰感嘆斯
作以前可劃作序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賦

瀛臺賜宴賦

應制有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六幕旣熙萬象咸哲內有憲稽之
治外宣班叙之文

講筵通合語時闢三雍

受社謹咸劉用申九伐將奏要荒之耆定進觀海寓之
清寧然猶

處治思危萬幾克戩

居高善下一德相期緬茲

九重宵旰之勞翻以百職後先為念

君無忘幾康臣無忘喜起同有賡颺子為我蹲舞我為
子坎歌何如僚采因借

卷阿之醴酒暫臨

曲水以浮杯大酺合樂偕來

興慶宮前文喜開筵不在

長春殿裏當此金昊乘秋之際玉衡指兌之時九龍門
外梧樹長陰百子池頭荷花初落蓬臺萬頃金波與
帳殿俱開閭苑千重紫水共樓船並轉畫橈齊舉還看
水面鳬鷺錦纜同牽原是班中鴈鷺挂長綃于汾水
不待為歌汎碧璣于昆明非關習戰乃以

黼藻裳華之錫展茲

吹笙鼓瑟之情龜甲青羅傳于掌賚麟文紫錦出自司
閹依然束帛之承筐儼發衣裳于在笥襜袍未覆慢
教章綬裁成霞綺難名第遣封教領去草頭鋪紫罽
靈就瑤漿林下益青油判將銀埒夏屋設

公家之鼎秋蘭發

王者之香乳中分蠟烹為龍鳳團花茶內加酥散作琉
璃細眼朱虬堪入脯需賚同昌縹玉可當醪曾呈裴
令乃

敕酒正掌醕之禮大官習錫饌之儀鵝脰鷄髀排從
錦帶羹前玉鱠金盤裏在紅綾餅內雖漢南之鶉雀
不入腥肴而東海之螭螺久淹菹醢肉泥流翠釜看
調朔塞明駝肌雪落霜刀幾化秋林飛蝶況復大梁
貢米舊號金鎗太液登鱸新批玉鬣炊彫享豆擷露
稗之通莖聶鱸加鉶淪河魴子在藻匪獨侍餽饗
天倉之粟將使從官饜蓬島之魚爾乃醴設六清無煩
監史飲過三爵尚授催籌謂

堯仁之浩蕩一日非狂而

舜澤之澶洄千鍾猶淺縱曰有偕其飲僅聞之大射筵
前其如不醉無歸亦載在朝元詩裏戀三升之學士
羞比王生擅兩美于當官誠如臧盾然且藕船十丈
玉井留甘蓮露三危金盤獻乳簇蜂房于繖下洗象
骨于波間擘園繭則清瀼俱流燕壺冰而沉疴頓減
種同雁實頌之覲雁歸時窠覆馬蹄捧向馬頭載出
此固

上林之寶植罕到人間亦惟

聖世有金莖長貽天際在昔鎬京燕飲詩誦嘉賓洛汭
觥觥史傳盛事溯軒皇之張樂紀蹟于容成即陶后
之斟膏授籙于錢子是以鄴館著抽詞之美柏梁誇
儷句之能如澠有唱侯服尚興迴波作詞後王不鄙
豈有珪璋韞韞同在游歌嚴樂淵雲竝叨讌賞而不
矢音于高岡稱詩于華薄將使袞裳筐筥無須采菽
為吟陳饋分饌未見其桐作誦南國鮮鱸鯊之可麗

北山乏杞李以相歡則是式金式玉在型民無醉飽之心而如阜如山疑天保缺岡陵之祝亦何以俾匡時之佐負鼎俎而說

王功嚮化之民援土桴而歌

帝力是用裾撫荒蕪對揚

優渥借東頭之賸管紀

西園之鴻恩

臣奇齡

不勝踴躍歡抃稽首頓首而為之

賦

夫以台室冲羸之會天街晃朗之辰六合八荒受治九州四海稱臣傑侏有同聲之俗黎羅無抗景之倫前年楚蜀俱定今歲羗髻盡賓潁土之媼輿既闢

明堂之王會應新爾乃

君倣無虞臣歌訪落上法

天行下導民瘼所切求衣宵戒聚櫟利在必興疑則廢格喜泰鵲鸞怒翦鯨鰐田董留畬室務丹牖在宮在府一以振作

聖心乾乾既勤且恪翻謂臣工勞者惟若從來官師規用木鐸

溫綸諄殷有如砥錯將藉游豫庶展酬酢爰設酒醴相與宴樂時則攝提初指乎金方夷則乍轉乎銅律清露徐塗乎階除涼風時起乎天末

皇帝御少皞之宮臨蓐收之宅將以理白藏調素節司秋啟駕顓正按法時惟秩成道在相月霜柯澄鮮清景渙發瞻

上林之埽塹兮睹

太液之滄茫迤三洲之藻薄兮揚萬頃之波光石鯨偃
而低掉兮湖雁飛而南翔顧隰荷之艷翕兮喜臯蘭之
正芳婉千葉于華井兮滋九畹于江湘佳人掩其翠蓋
兮君子發乎幽香雜鳧茨而暎蔚兮拔藏蓂而獨存于
是俯拾虹梁傍依瑤樹雕航嵒嶢緋纚迴互汎漭沆之
流波向蓬萊而問渡旌銜鳳艦之垂竿有龍綃之布駕
雲母以迎風輯榜人而擊素拂出水之荻蒲起前汀之

鷗鷺林間敞殿齊明雲隙危樓微露仿祈年之在前盼
函德而難泝總

蒿宮之既成猶采椽之如故渚雖轉乎滄浪石未移乎
濫瀕任錦纜之所牽望瑤臺而不知處爾乃葱綾雪麗
貝錦雲明天孫剪就鮫人織成八蠶竝漣百緝齊紫團
花間綴繁總相生績或朱而或黑絲一縱而一橫絢播
龍鱗之彩織如鴻翼之輕覆黃羅于玉篋開畫袱于金
簾揭尚衣之記印冒長籤而署名襪以表乎貞素綺乃

發其崢嶸溫比毳旃之荷寵來華袞之嬰較翠錦而自
失何盤雕之可營若夫掌和受齊大官奉饌補有鉶芼
之羹案設楚苗之饌割鞮海之鮮螽醢藩園之斤鷄煎
惟芍藥能和腊以萱蘇為薦接雲鴻于畢羅驚霧豹之
芻豢象膏白以瑩霜猩脣紅而染茜矧

鳳液之嘉魚為靈沼所僅見范鱗甫躍于梁詹餌依然
在線分鰓雜蘆筍之枝切鱠落桃花之片爾乃採江陵
之藟以為虀浙梁山之黍以作飯玉菽星攢金麩霧散

擣嬰殖于紫海之泥濯籠餅若春江之練馬醺羊酪覺
甘露之俱生雀舌龍芽雖厄水而無患况夫珠林塏樹
布以氍毹銀塘緯絙青幢是舒

太清之酒灑如珍珠瑤漿玉醴滾滾露濡金盤甫繼雜
出雕觚居然大斗以燕以娛監正屢勸仰傳

聖謨謂此旨酒好樂不渝有即濟我無亦可酤不聞晚
近猶有賜酺金門下士幸非淳于張昭雖醉容止自如
起拜稽首不倚不扶含芬咀滑拊躬而思

皇恩灝淼真如江湖獨憐小臣何德當諸乃企淵淪之
深廣兮嘆滄波之不測被翠幔與碧衣兮想瑤池之所
植渺秋風之颼颼兮澹曉露之霏霏上有蓮房之戢戢
兮下有藕枝之濯濯外備七星之羅胃兮內含衆竅之
在臆

詔其遍賚此臣庶兮匪止為佐是酒食一片固足消疴
厲兮三漿可以解鄙嗇獨是酌靡之周通兮即汙泥亦
不費拂拭究高節之多梗刺兮亦素絲之能直雖其心

苦之自知兮乃根柢而見牙角第

湛敷之當矢報兮兼

禕惠之不宿謹捆載而親捧持兮慢縮滋而破蕙念此
涓滴之難嘽嘽兮于眇忽乎何力乃

錫予之有加而無已兮佇滄瀛而曷極

湯泉賦

應制
有序

臣謹按遵化湯泉在州北福泉山下明萬厯間始甃
文石為池分上下二層而覆以房塞則克之決溜而

更之亦粵

世祖皇帝嘗灑濯明德而坐澡其中銘盤之後爰築宮焉今
皇上純孝曾迎奉

太皇太后養滌聖躬會康熙辛酉以

仁孝

孝昭兩皇后山陵之役敕扈從諸臣仰瞻其下併令賦
詩勒之巖戶臣奇齡于沙河迎

駕之次不揣鄙陋亦拈筆為賦以慈孝並隆甘泉呈瑞

八字作韻其詞曰

竅彼靈水厥名神泉火生自地源通于天合德在坎離
之際棲神介丁癸之間名八柱之要穴實三輔之東偏
控之而關塞可守仰之則

園陵在焉蓋陽氣之回原有泰谷星精之播隣于玉田
或上瑩而為飛霧或下徹而成通川其灑之霎霄儼若
霖雷其氣之幕厯本非雲烟乃觸石而霏注遂如湯之
泳凝堪爛毛與淪卯亦煮絹而濯弦手甫探則寒冽減

身已既而痲痺痊是固焦釜之所不能沃又豈神炭之
可得而煎爾乃上轉

翠華下承

彩衛帳殿方懸巖阿未闕浴日池邊流虹天際虎踞泉
來鷄籠潮至回沂上之歌修洛川之袂慶六疾之齊蠲
喜百神之俱侍流惠澤于四嶽之中播薰風于九環之
內于是因山作

宮就水為砌重門曲檻灑榻澡器

兩湯供奉各有位置不翦不斷三古遺意鄙驪山之營
陋華清之製減泛水之珠鳧却凌波之石芟祛醴泉于
建武之朝決神水于咸康之世浮紋而綵繒揚其華拾
級而雁鴻張其翅恍咸池之自溫非神鼎而長沸固井
冽之能春抑滋泉之多瑞至若虎鬚初射蟹眼未烹山
含玉潤水作金聲路移

仙蹕雲擁

霓旌苔衣鉢薄澱被紗輕露緣崑而乳墮日瀉影而珠

呈沙白而星榆墜莢波潁則山桃落英

永信馭金根之輦

中安駕紫闕之輶問起居于

長樂請湯沐于

慈寧秉璿燭而瑤池汎雪褰雲簾而華渚流星

翬翟舒光覺金壺之燦爛璚珩解珮恍玉液之琤琤保
養

聖躬祓除久傳夫河洛澡溉

明德混漭已接于蓬瀛遂使上谷流銀之窟漁陽灼水
之潭炎質藏暉之壑蒙情出險之崑石分檐而倍紫水
洗髮以增藍勝盤盂之取潔比沆瀣之能甘芹捲琤瓏
之帶蘋抽瑤瑁之簪

龍鸞之所自憇鱗介之所不潛扶輿因而上届和粹于
以中含烟已消于銅浦汞遂積乎鉛嵐白礬漂而遠散
硫黃藝而下湛王麝藥石之頌張衡珍怪之談蔑不遐
慕溯洄近思游泳滌慮清神除煩却病測深淺之無端

擬寒暄而莫定指玉酒以善誣謂英泉之難並滑如雍
伯之脂清似軒皇之鏡經冰雪而彌和汰泥沙而愈淨
能厯坎而守沖自虛中而外映况夫

一人以錫類為孝

兩宮以解澤為慈膽

上陵而臨幸

詔侍臣其觀之塞五花之藻井挹三露于蓮池玉龍蟠
而妖矯珠雁列為參差想日馭之每住盼天光而自思

儼淑氣之頓至捐煩襟于此時何

思波之下決似閨藏之旁施紫雲生乎玉牖黃沫溢乎
金隄臨清流而湔胃俯崇岡而振衣雖子雲之獻賦無
以媲其光輝豈長湯之十六可得而盡其漣漪爾乃接
浪雲川通神員嶠屯轉三河衛連五校綠仗常懸紅旗
遠照盛沸一泉永無旱澇土蛭鮮躍天馬未蹈春風乍
來人跡罕到導穿石之光發藏珠之竅時侵可以漸消
民瘠于焉得療推

國母之宏仁廣

聖人之純孝豈徒遠飾游觀邇資聽眺尋源主簿之山
試浴吳郎之廟汎泉上下攬新陽玉女之裳雲氣低徊
窺姑射仙人之貌又況溫湯扈從不是離宮

寶慈臨御全非濯龍幔城相接暫轉新豐殫心孝養以
瞻肅雍上池可飫仙源自通維此泉水產在無終橋山
上寢虔思有熊矧當

嫺簡同啟龍輶遂褰鳳宸爰駕豐隆他時化浹煌煌東

封

千乘萬騎諸方景從麟游鳳至山高澤容捧

大安之輦聽

長樂之鐘漱瓊漿于密蔭採甘露于芙蓉搜銅井于幽
薄駕漆船于遠峰嶂啟萬年之碧花開千歲之紅紀岫
嶠之沐浴欲簪筆而安庸

西苑試武進士馬步射賦

應制
有序

自古文教之興必有武備至治之世不廢兵革故黃

帝設縉雲之宮西伯拜非熊之將
穀弓日下官可射
鳥征梧蠻中庭來貢鳥我

皇清肇造方域廣被九有遂下郡縣以致四訖初間
神武開國陟禹方行繼之

獻文承厯紹堯出治毓

聖德于少陽宣

哲猷于元輔校文講藝之官既集班聯款關聚櫟之臣
復走闕下然猶

四征六伐遠過洞庭

五壘三門長驅沫若日聞獻馘之令尚以拊髀為懷乃
倣唐代期門之選六郡咸臻爰使諸方教押之英三
班入試翹關既舉不用馬槍長垛能嫻觀其步射當
此屠維協洽之歲值茲元英在朔之辰

上幸瀛臺寶惟西苑

親觀較射以當臨軒恍旗鼓之在前躍

闕二字

而奮起盤

旋金埒馬散桃花送去銅竿手攀楊葉海西侯之千

里盡是名駒奚康生之八尺無非彊弩梅間貼鳥能
驅紫燕以俱飛簀裏糊魚更望丹鳥而釋步則是鷹
揚所至雲滿三驄猿臂能伸日穿五甲毋論爭先控
鬣已過蕭梢縱使退而釋弮原非鑠換是固登臺九
日不足誇戲馬之雄曲水三朝未可擬射堂之宴者
也惟時衛士許載旆以咸觀乃命詞臣各抽毫而作
賦

于是時方陽朔律中應鐘勵節在水執權司冬文治既

泱武功聿隆

帝圖遠廓

聖德謙冲嶽瀆效順荆蠻來同甫復甌粵旋收熒筇宣
夜挈壺辨氣吹銅乃思召虎爰占非熊天人向背偏伍
彌縫曰有武試馬步以通因開

桂苑特啟

蘭宮雲旂揭地星旌蔽空句陳五衛崇臺九慶吳亭射
虎夏后養龍平池浴日圜橋跨虹乃謂多士校武其中

緬蓬瀛之瑤島兮闢太液之鴻濛建露臺於平籞兮接
芳林于上墉飾欄杆之綺麗兮列草樹之青紅溯璿宮
之窈窕兮合藻殿之玲瓏布修場以檢校兮觀多士之
豐茸于是寓陳于人天之間閱技于巧力之際適干戚
之乍揚敕韎韐之咸備騎士有公孫之徵校尉喜蘇建
之至祛永隆策武之迂畧景祐授書之制原非尋橦舞
鍔之觀絕異超距攀繩之戲跨蘭筋而驗其短長拭茨
菰而較其鈍利使宰輔皆曳珮以從飭詞官亦橐筆以

俟聽鼓鐘之既作爰載簿以審視乃控善馬云自月支
渥洼以北越睽之西是羈是紲以驅以馳足如翻雪翼
可乘霓騁流光于足練按舞節于傾杯楚莊裂文綺之
帔王濟拭連乾之泥散九花于黃金之陞逐八駿于白
玉之墀曳綠尾則碧絲指地霑赤汗而紅蓮繞蹄霧鬣
風髯既已遇方輿于冀北流金噴玉恍將駕西母于黃
池乃復彎弓似月發矢如柎省括而釋決拾以注矯並
繁弱疾過濫灝幹分七材訂有三互電景高駝雲氣肆

布鵠小能飛熊堅可度朱組未奔銀翎已赴弦帶管以
俱揚馬隨鞘而善驚吳太史抽蘭不虛瑯琊王射梅無
數驚驚翼之乍來解魚文而遽去麋筋不足助其力烏
號無所施其喙但望日以穿楊儼方春之落絮燕角開
則海鷁翻身鵠血濡而山猿却步仰戟而發奉先自有
其機飲石而沒李廣不知其處又况分曹而入偕偶來
前審固久視和容不愆獸墉遠列虎韞高懸量當百步
樹以萬旃香象作弭鵠雞在卷駿馬解絡嬌龍不鞭珠

絕繚圃金鋪滿埏園簾牽合增弗糾纏舍釋欲直持挽
必圓縱不虛鏃發即應弦雖無七札已中連錢考鐘隱
隱伐鼓闐闐籥含氣而得響羽乘風而作烟邁漢代材
官之選勝熙寧鎖試之年于是六郡良家五陵俊彥解
罪懸衣灑塵拭面如迴馬邑之兵甫罷龍城之戰牽紫
駝而巡唐負青莖而下殿

至尊含笑歡然式燕白虎鳴秋黃龍晝見星繞靈旄雲
馳寶幔六武按節八風合變忻猛士之得人羨勇功之

可戀且迴

鳳闕之旂更啟爵園之宴較記註於當前每咨嗟而稱

善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待詔_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_臣靳為謝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賦

大清建皇京賦

有序

此西河二畿賦之一也西河少時作南畿北畿賦名
為二畿而人爭誦之及出游後有何人者竊北畿一
賦改名皇京梓之而傳于長安康熙戊午西河以徵
車赴京得其刻本弄于篋中有年矣今南畿賦已亡
舊所刻桂枝集賦三卷亦亡二卷即是賦有被竄處
或與舊本有同異亦不可考西河歸田後但留心經

學而於詞賦一類竟棄置不問遂致闕失此照竊刻
本錄入不易隻字然其改竄之跡十居一二有目者
可共睹焉

古帝王定鼎之地非一其最著者曰秦關曰洛陽以
秦有百二之險洛為天下之中也然而據肴函褒斜
者既失陰陽風雨之和均道理舟車者又無太華洪
河之固是二者不可得兼也明仍元之舊而都燕襟
海憑山已得居重馭輕之勢矣而未免界在邊隅今
天子德威遐被率土咸賓自燕而南抵海濱者數千餘

里自燕而北控滿州者數千餘里有秦之險而兼洛之中幅幘之廣疆里之宜古未有也是不可無賦雖然三都兩京夔絕千古余何能文亦聊以紀

聖朝都會之盛云爾其詞曰

原夫帝居辰奠斗車運儀閤中玄覽匡衛周維惟聖皇之建國軌太極以定基土圭正乎味翼寶鼎協於卜蓍彼夫涿野會百神之瑞城陽迎五老之躡雷澤煥玄龜之文星洲流赤鳥之燭德輿固故岡阜周墉澤流浥故

崑崙回瀆及乎冥羽化而華芑萎震斃浙而玄疇蹙憾
偏據則迫槃弧悲墊瀉則艱綰轂若夫洛宅睭館於宓
妃鄴邑溯祥於卜叟結綢苞業於巴庸翹閭結慶乎江
藪或以猘猱戰衝或以鼉鼉穴守咸期式化三雍猶是
分棲九有苟其宅中圖久必俟亶聰元后維

大清之初受命也創業東維天作陞阻電流於樞虹降
於渚三年成都聿廓疆土臨釜山以合符坐岐陽而綏
宇嘉折首於羣醜闢重關之撫撫來神鳥於玄宮鼓靈

鼉於丹浦開松棟以錫侯築蒿宮而烝祖慨自綠林苞
蘖毒波滔天爰張

捷伐赫茲幽燕惻匹夫之予辜誓渠魁之必殲類上帝
以興師萃萬民而秉虔吹角應氣而蚩尤飛廉之屬擒
建車破霧而握炭流湯之卒潛迪勝國之舊都膺錄圖
而建國致九土之咸歸遂定命而作則斯時也五緯相
汁四靈咸臻曰止曰時萬邦維新顯比諸侯萃渙施仁
南瞻吳會西睇蜀道閣麗結綺標迴飛鳥藻擣江總政

屬黃皓於是

命將出師貞吉止戈總干山立四征荒遐渡桃渚而應
占徑桐廬而連槎沈麗華於景陽神護兒於浙河琮欸
附而歸境超遙竄於岷嶠露橈星馳乎巫夔角巾迎降
以娑娑維弗庭之既寧洵神都之肇家矣乃

敷聲教

布神靈普天樊周率土石磐越裳贄雉西勝奏環辰韓
航琛丁靈欸闕向明發政則炎海遙綰返始宅土則幽

漠是纘咸廣輪以數千維京室之是中應紫垣以定極
維列宿其環拱攷振古之攸處莫

聖朝乎能同雖周漢其猶偏豈元明乎比隆載觀燕都
之為封域也其東則靈海廓區朝宗百川析木流津暘
谷吐烟冲融雲嘘洩洪電騫瀕溶颺馳溱澍星聯梗浮
商箕以跳沫塵宅秦福而迴漣顧菟森森乎樂浪之宇
翔鳥眈眈乎平壤之巔崇瀉瀉而植鍛駢駸盤泐泐而
琲珠礫硤窟銀樓列芝田鸞歌奏蜃市躔騰羽觴而遙

格靜澗渙而澄泉詎張鉞乎巨蛟咸獻祉乎羣仙其西
則太行羣崗儼焉侍止鸞鸞翔儀駁駢環倚層巒重阻
蟬聯迤邐歲嵬積陰崛崎攬趾溪谷谿砢而垂溜陵阜
巖嶽以錯芷閼澤布濩廣原獬豸靡蕪錯塗萋莎結藟
金桃含曜而競榮碧檣墜枝而垂纚其南則大河交流
清濟滙澤巨靈安驅迅騎委策漕渠會其輸陂隄歸其
壑江淮扼其吭汶漯經其臯三川縷聚而珍怪并絃五
都貨殖而輪蹄嘶尾颿檣百幅而芑茂若林困積億屯

而培塿亘址其北則居庸之阻天險綢繆峻坂礧礧層
巖糾縈經途積幽而黠竇窄石攢銳而輶輶車不得方
軌騎不得竝騶前茅已極乎修原中權尚繫乎松楸振
崿上騰以淩霄窪絺下究夫潛蚪翠柯迴轡乎日御朱
榮錯彩乎星稠及乎黃花特峙紫荊分布古北濬深山
海滕怙既修德以峻陞必藩籬之是固其山則西山為
衆嶽之尊羣岫之祖罕山玉泉蒼麟若組裂帛望湖芙
蓉殿嫵金山嵯峨石甕若甌玉帶白檀琴峽是撫戒壇

八洞魚龍吞吐鬼谷孫贖石龜守戶白猿聽泉紅螺盤
岵九龍翠屏三嶮銀乳石經洞穿火龍爰怒舍利光瑩
玉函曾斧金山桃葉為口珠泉鐵柱作股異哉駐蹕章
宗擊球羣石起舞其水則九省建瓴大通橋河七十二
閘宗小聖窩

先皇行幸宰輔賡歌次則盧溝源出桑乾雁門雲中厥
流湍湍畿城之垵有二水關北湖所豬玉河所關西湖
如鏡泡子增瀾別有海淀婁兒不剎金魚池水舊名魚

藻琉璃波澄錦鱗躍淖溫泉凡三畫眉彎彎惟戚將軍
甃石而環他若黑龍潭靜白犬雷奔金鰲蜿蜒彩鷁繽
紛鷗吻出而潭柘宅虎眼見而瀑布瀏玉壺投而桃花
碧仙鼠飛而潁鯉遊滿井之時上溢湓水之獨西流是
皆川原之間氣褰朔鎮而來裛其花木則舍夫凡卉擷
其尤異報國矮松橫擎倒攲顯靈雷栢榦碧枝髮銓司
之藤已古以吳文定手植而彌摯延祥之栢已枯以丘
真人頂摩而復翠景園之槐秋榮而冬瘳

天壇之榆秋錢而春榴優鉢羅花金佛色麗娑婆樹菓
纓絡委璣曼陀羅產百花陀而璨璫懋題草生石經山
而蕤蒔是皆冥佑之神工特為

聖朝而表瑞其物產則珠玉珍奇聖所不材日用飲食
此則畢該江豚海稀王鱣叔鮐魚牛飛涎虎蛟暴腮紫
蛭負雲洪蚶倚蘆石蚌散萼瓊蚪聚芡腹鮮倖食目蝦
周廻若其首春氣和涼秋屆寒鷗鴻鵠鵝鴉長鳴交驩駕
鶩鶩鵝戢翼振翰隨風唼藻溯淪如萑巢屈交柯依渚

吹瀾亦有橐駝騏驎飛味厲足鵬鵠鼉鼉搏剛乘燠龍
脊連錢銀蹄踏烟拳毛瘠骨錦韞金鞭少君青驪隋公
赤驥叢榆挺隘孤竹翹碣涿鹿戒戎盧龍列第相其膏
腴黍稷翼翼廩庾所儲坻連隄積洵皇輿之與區誠天
府之沃壤也

天子於是憲璇宮止路寢崇宸居示規準程體陰陽御
臨卿尹衮衣稱朕鳳樓列軫

皇極乾清作所惟懍文華武英妙選其品龍騫標而建

霓虹垂楹而俯楸雕栢玉碣以鎮縵倒茹含葩而輪囷
列碧皎月而燠煜中璣星輝而璫眇辨方正位之必嚴
體國經野之是龜爾乃首建

太廟適追來孝雲楣合漠霞軒靈爽合萬國之歡心仰
昊穹而蒼蒼簋列松實於堯樽樂登玉琯於舜視金扉
啟而龍輅降芝蓋浮而鷺弗往雖彤日其無私尤奉
先之是享臨玄武以建楹奠孔邇之肸蠁亶視膳其如
生絢寢殿而日晃南甸之有

郊也尊

於穆祈

上皇擇吉日融青陽八神肅太乙之旌三靈舉鈎陳之
常駟童鳴金笳以前驅征僞輯翠輿而遠揚華轡軌趨
金鏐矩超昶天門而整紘紃駉青壇而握神臨載詳厥
制

昊天專位中壇七政之座外墀五岳之墟羲和戴若木
之華望舒擁沆瀣之襦箕伯澄洪濇之埃屏翳秉霖霖

之符離燔擅紫海而泣沍玄冥發寒門而并凌招拒籍
汪氏而貢龍魚威仰航奔環而陳冰鏡爾乃路鼓雷鼗
九變合樂頌燎斯煬上炎

帝幄榮光燭燭鈎庭焯焯爰薦馨而叶德降休祚而優
渥

皇社后稷繚以周垣土輯五色覆以黃原維朔方之祚
吉尊勾芒以永年農祥正而躬耕奉千畝於天田發冢
土以攸行用玄牡以奏籩陋靈星之特祠咨龍見於黎

元尤念隆一本之孝思宜兩儀之同位惟

祖德與

宗功宣作配而肆類爰是陟降在庭體清寧而致醉馨
香維德協覆載而承饒斯誠曠古之隆儀允闋萬禩而
垂庇內則

慈后之宮母儀是承壹祥所基嬪德攸憑虔奉長秋顯
號乃登塗山夏肇太姒周興門寧窈窕兮高密尊殿峴峴
兮猗蘭升玄雲入戶兮鳳閣侍寢赤日曜闈兮龍樓有

蒸森背樹而仁壽慶流轉長椒而宣慈祉凝後則瓊島
懸旋式象崑崙琳珉敷藍珣玫舒廣注潤白水之漿阪
陵玄闕之澶芝垂鍾山之琨英卉炳珠澤之奇芬倒波
紋於瑤櫺之端濺鱗响於金鋪之軒暘曜引景於巖突
之曲陰暉朗徹於高光之藥又復澄湖淡澹御苑菁薈
雙橋駕虹五龍雜緯藻荇紛披菱芰交靡雲深華媛之
榭露挹玉女之髮澄菡萏以拭鏡遊龜螭而唼穗鷗首
銜坻而歆露螭尾臨渚而分味

皇心暇

聖慮怡張黼帷建羽旗弘舸列巨檻移華樓佇翬飛雲
曳綏周青岑之麓徑滄瀛之維歌雅琴而迓天休鏡靈
胥而招遠祇爰有太學制通虞周成均鼓宗璧水環流
陳岐陽之石鼓懷宣王之大蒐內修德以端本遂耀武
而振猷暨南征而北伐致四國之是邁乃肅肅乎釋奠
之儀藹藹乎橋門之聽集百濟與新羅咏鴉音之既正
是日也陳簠簋列冠裳鼓鐘訇鉦簫管和鳴伯夷相儀

后夔吹簫史克作頌奚斯奏章倚相獻箴卜商奉常頌
達沈思安國列侍皎日陳經清風正義

天子於是倬厯載之文弊思釐典而訓德矢二帝之鴻
章程三王以作極即先臣之儒耆考中和以矜式維河
東與新建爰表章而思澤敷順治之

寶訓允如金而如錫別有黃冠舊宮上清錄圖紺字赫
眈碧殿睢盱蔭翳結阿鬢鬢綺疏迅枝藻蘋披裒荷渠
虎豹拱案而躡泥虬龍承楫而騰趨朱鳥奮翥而擁節

白鹿子蛻而銜書青琴操縵赤斧獻壽偓佺屑茵安期
剥棗左吹簫兮羸女右擊鼓兮河叟玄霜凝而墨薨絳
雪飛而朱牖鳳膏液而九微炮輝麟脯佐而千里旨酒
維

聖治之垂于萬禩遂

清都之廓乎永久若其玄緇之教開士允宜驚嶺景崇
鴈塔垂慈化城覆宸德水浮澌發

睿音而問道衆翻貝而啟辭斯直襄城之訪靈牧毫都

之詔卞隨內勵

王憲外勅

國事陋秦萇之秦圖澄梁行之寵狂誌歲維戒寒糾戎
講武乃就海壖周陞植櫓於是按太白之占詔中黃之
伍烏許狼睺之徒張竿爰於莽畧之垌鷹瞵鷃視之衛
稱星麗於詭恢之土朱鬢蒼髻之士樹义簇於度朔之
山金隣象郡之隸控矰繳於不周之岵

天子於是駕紫燕舄黃龍輶雕軫繁縵輶樹明星垂宛

元建雲旄啟雄鋒插忘歸彎繁弱魚須萌龍淵躍洪頤
旋祠姑掬衲服振振賦甲曄曄水犀組練山兕獷挾青
驪羸歟兮若三山之乍浮赤標羈囂兮若九疑之參合
翬騅髤髤兮若石密之閭峙素駒駉駉兮若銀臺之遙
跂爾乃緣蹊置置逐原列幔撩徒霧集轂士雲散養睇
猿號李發虎判簇揚星隕機擲電爍還轆杓迴弁簪濤
浙青骹霄逝黃耳電按曳文豹掩飛狐拖狔狔搥獬狔
戟食鐵之啄予噬毒之腴戾羈氓於巉嶮彈言烏於榛

櫓列缺熾攻而焚熊蒙公流彗而追鼉許少巧構而疊
轂秦成力制而縻離於是明司馬之律尊大閱之法收
輶輶之衝集銳鏃之揭晏三事於翟璜六軍於芟蕞
張組樓規綺閣陽馬綈結相烏瓊約臍簞鳴篳篥拍撞
虞鐘振秦鐸歌白狼頌德之章咏赤雁介休之作風毛
蔽野而賦雪雨血灑坻而鏡澤炙魚盈鼎兮分薦清醑
溢觥兮同噉

皇恩溥兮徒御厲

丕德衍兮四方格既而

聖思欽明儆戒靡寧諒強武之克張固封守乎

帝京廼旋觀四郊具惟成鑒懷古勿諼作聖克念彼夫
廣川蕪治經之廬軍都掩受書之室韓嬰說詩外傳攢
斤邵雍明易元會荒軼稽康彈琴華陽聲寂閭僊祭詩
石樓人闋則右文之朝興繼絕學旌閭購篇披闌式幄
也張華博物故劍靡存徐樂鴻篇舊里已淪鄒衍吹律
黍谷奚溫萬川別流疇知鄴經四傑著譽疇惻盧庭蕢

生不第徒封昌平愈能原道莫崇峻膺則甲夜興感顧
問所須恨不同時握手躊躇也又有涉溪俞兒哲智濟
師山屯孤兔守正設奇棘津垂釣夢叶匪羆李廣射虎
石亦飲羽細柳設營軍令如山衛國舞劍英風尚桓樂
毅報燕駿骨不跚中山教戰將臺如磐則維聞鼓鼙乃
思將臣每飯不忘維靖烟塵者也若乃平津有封漢治
以熾狄公作令檄虎隨斃楊震三公玉環是貽柴市教
忠元宮秉燭希憲重文萬柳若沃少師禿髮遺像朱幘

奇童作相西涯屨于少保殉忠火中形矚則維聞笙琴
乃思義聚股肱惟人良臣如遇也荆軻擊筑巷其無人
田光促坐室亦有鄰漆園夢蝶而逃榮王仲化鳥而守
素蒯通汲井而佯狂孔巢投竿而寡慕則維聞球琳乃
思立辨意志較然古今同羨也鬼鬼乎

壯九閭以為室

混四海以為家與兩大以偕儀乃日致乎天和德化風
馳愷惠雲流光被九垓誠孚十洲驅三王而轍蹇參五

帝而轉流溯勝朝而猶慙豈振跡燕雲者之敢侔哉矧夫

聖主之意日新無已上享天心俯軫民仰望空同之山阿懷軒轅之問道體虛無以為極乃永錫而難老臨藥王之研池祈前民而嘗草涉涿鹿之鉅野効炎帝而肆掃次則表樓桑之丘念其寬仁孔懷造次靡回過碣石之宮好士如渴乃相與談天而喧阗登黃金之臺喟其尊德樂善使遐馭之英乃不誠而方來減服御之飾薄

膳脩之薦

行寬大之政罷珍異之獻勅臯陶以欽恤惟五教之弼
輔申儒術以禮樂俾浮靡之是去

恭己無為公孤論道典謨考中玄默幽渺

南面而治自求天保固日躋乎土階不琢茅茨不剪者
之肆好也自是以往則將萌蓂葉於城隅隆芝莖於殿
側豐朱草於中唐析華草於垣域蚪黃龍而宮沼優游
育元麟而林囿寢食其隆儼夫

上帝之大庭配層穹而與之無極者歟

萬柳堂賦有序

西河徵車赴京時益都相公大開閣請召諸門下士
共集于城東之萬柳堂即席為賦時作者三十人益
都以此是篇壓卷次日侍讀喬君為傳寫一通謬為已
作以示曹峨嵎司成峨嵎曰此非君作也然則誰作
曰此非西河不能也一時競傳之以為佳話其後益
都致政去西河致書有云昨以修楔復過萬柳雖風
物猶昔而追遊非故
攀援柳枝不覺淚下

萬柳堂者益都相公馮公之別業也其地在京師崇
文門外原隰數頃污萊廣廣中有積水渟潒流潦既

鮮園廛而又不宜于梁稻于是用贍錢買為坵塲垣
之堅之又偃而瀦之而封其所出之土以為之山巖
阤坎曲被以雜卉構堂五楹文堦碧砌茺蘭薜茈藋
蔓于地其外則長林彌望皆種楊柳重行疊列不止
萬樹因名之曰萬柳堂歲時假沐于其中自王公卿
士下逮編戶馬醫傭隸並得游讌居處不禁不拒一
若義堂之公人者昔都城門外多羣公所置別業如
樊川金澗謝墩韋谷以及富鄭公園田游嵒宅之類

並有山亭水榭魚鳥花竹之勝然數傳以後或存或毀未必當時為世通也今以公所營而較之于昔不無朴嗇然而曠澹之懷與物同之且去此數里穿池放魚豢畜乳婦而鬻無主之嬰兒其于游觀自得之外更有會焉故其街曰太平其坊曰興隆而其途之榜則曰教養蓋取東南近藉教侯之養之義至若元時豐臺有萬柳堂與此異地雖其名同非以襲其事也因為之賦

若夫城南杜曲郭內張田坊名履道地類平泉上宰欽
賢之館相公獨樂之園開丙舍于廣陸尋午橋之通川
綠野匪伊闕之舊藍田出輞水之間豈若謝氏東岡潘
仁西宅林繞桐園溪連梓澤花飛會老之堂草滿藏春
之域圖竹木于游崑拾槐枝于李石安邑之玉杯易碎
永寧之金盞可擲築日華之館而縻其貲奪沁水之園
而減其值乃若院因起草巖有退思星辰相聚雨露攸
滋谷口賜逍遙之榜池邊吟醉白之詩誰不遠企槐堂

近規薇省闥苑千重蓬池萬頃豎三山之亭倒九柱之
景李下無愧賢之名竹中有解經之請喜鳳侶之棲遲
待鸞車之行幸又況心存公物道在開濟徧內府之無
闌效重門之撤備韓滉作夾廡而更曠裴垕欲垂簾而
無計總鮮鄴侯垣舍之心原無陳仲掃除之意是用經
營甌窰規偃瀟澤除地町町築牆橐橐編棘為樊牽蘿
作箔立菰荷之柱開金杏之閤魏勃為之掃門陶侃于
馬運甓夸城之丘望而可就愚公之山移而即得穿林

置放鶴之亭鑿渚見藏魚之壑蜀女因照水而屏開越
王將渡溪而屐落于是徑設朱欄橋成紅板雁齒堦長
蹲鴟柱短天垂吸水之虹岸接通泉之笕遂使山髻如
螺峰頭似繖粉浪冬遙紅泉春淺編錢作溝操琴在磻
嵒共壑為七盤水隨山而九轉乃致人疑皇子之陂客
訝鄭公之谷呼白雁于山阿泛紅鹽于水渙在庭有蘭
杜之軒在水有芙蓉之舳既梁麗以來游亦柴中而競
逐錢鏗之斟雉方馨函鼎之烹雞已熟燃蜃脂于白水

之濱聽鳥語于青柯之麓銜杯據王氏之牀倚檻和燕
人之筑元規當此處而興生文正且因之以為樂然而
梁亭之瓜不分彼我牛山之杏無間飽饑故魯國有行
惠之樹清平畜濟生之池甯成給陂田以游以燕元琰
治蔬圃如取如攜又況靈園芻蕘頗供樵採芳林草木
可娛心耳故其為樹也以千章之材為百年之計郁郁
菲菲狎獵旖旎綏山一桃渤海九李堦下來禽林間新
雉乃有紅羅館後之梅碎錦坊南之杏青門五色之瓜

烏桺八稜之柿潘家以大谷成名庾信之小園難比擷
碧蓮于書帶之間繡綠草于裙腰之裡笑蘿女之垂釵
留宛童之遺屐緣崑分竊衣之花繞砌種搖車之蒿將
欲將蒲以求仙何止拔茅而進士又况東門之楊其葉
涓涓漢宮垂柳千株萬株長條短榦第鬱依紆絲絲縷
縷或結或舒參天踈地傍苑臨渠如帷如幔一區兩區
行列成門蓬童似廬低堪繫馬深可藏鳥彭澤之家園
盡時武昌之官道皆除葉葉蔽長康之目條條染李子

之裾張緒之當年無時不見王恭之春月何地能渝是
固合平丘之種而不加其盛增元豐之植而轉見其疎
況乎隴谷殊名檉河異地南垞之浪難平官渡之城未
閉章臺失眉顰之青楚苑嘆宮腰之細節度移振武而
驚其成林司馬過金城而羞其破涕又況春半飛花日
長飄絮灩澦池塘漫漫江路雉街藥以為童鳩裝綿而
逐婦釀酒來蠻女之思點袂起貴嬪之妬雖復種移郎
省賦試貢士接九列之衙望三衢之市猶且徘徊綠天

淪連碧沚塞谷相望宮牆遙倚青眼垂來黃鶯啼起枝
著雨而低迷葉迎風而披靡恍淑氣之移人攬遙情而
自喜置身冥栢之鄉曠望熊山之趾離塵垢之紛紜與
天地為終始因錫之以嘉名渺躊躇而不已

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七